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八十六回 猛玉門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聞信訪消息

詩曰：哀樂賢愚總一般，搔頭拍膝思無端。不知聽者緣何故？離別淒涼合更歡。

攔住馬成龍大隊兩個少年人，是京都人氏，住家在安定門裡，地名鑄鐘廠居住。有一位鳳安鳳大人，現在左翼總兵，乃鑲黃旗滿洲三甲喇人。他東隔壁住著一位俗山俗大人，乃祿米倉監督，有一位少爺，名叫玉門，才六歲。俗大人是正白旗滿洲五甲喇人，與鳳大人至好，常在一處談心。鳳大人少爺九歲，名巴德哩，與玉門同學讀書。

這一日晚半夜，鳳宅的後花園有一個更夫，姓王，蹲在那裡出恭。從外邊牆上進來了一個賊，一見更夫就要逃走。更夫說：「你望前院偷去，別在我這花園裡偷。」那賊人躡在上房。更夫出完了恭，進屋內拿了一條木棍，說：「好賊，我方才是我出恭，怕你傷我，你這東西往哪裡走！」更夫一嚷，人聲一片，把賊人圍在上房。鳳大人還未安歇，在院中派人拿賊，說：「你敢偷我，好大膽！」賊人在房上答了話，說：「你也是一個人，一個腦袋、兩隻眼、一條命，偷的是你！」那院中看家護院之人，打更使喚人不少，上房要拿賊。賊人用瓦往下打，無人敢上去。正著急之際，從背後一鐵連子，把賊人打下來，落在院中。鳳大人問：「什麼人用暗器拿住的？」無人答言。家人把那鐵蓮子揀起來，送給大人瞧，問了大半天，並無一人知道。先派人把賊交地面送交北衙門，吩咐眾人留神安歇。次日，鳳大人又查問了一回，無人答應，也就把這事接過去了。

那一日，到了四月天氣，玉門、巴德哩兩個上後邊花園子裡，還跟著四個書童，方一進園門，見萬花齊放，北邊有一個人，手拿鐵球在那裡練著玩。十數步外，有一個牛皮人兒。巴德哩瞧了半天，說：「書童，你認得他是什麼人？」書童說：「這裡打更的，姓王。」巴德哩也就帶著幾個人回來，就將此事說與鳳大人知道。鳳大人派跟人到花園內，把他叫來書房之內，大人一瞧那更夫，年約三十多歲，赤紅臉，重眉大眼，衣服平常。大人問說：「你是看花園的更夫王順？」更夫答應說：「是。」大人說：「你那夜晚把賊人拿住，問你為什麼不敢見我？是為什麼？」王順說：「我在大人處已然三載有餘，沒一人知道我會把勢，我那日實是我把他拿住的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王順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大人要問，我不能不說實話。我乃帶罪之人，在大人處隱姓埋名。我原籍山海關人氏，姓王，名公亮。我父親因保吳三桂叛反，惹下一場大禍。我父名保，人稱雙戟大將賽典章。吳王勢敗，我全家被害，我流落京都隱居，做小本經營為業。後來有人薦我來大人宅內看花園子。」鳳大人說：「十八般兵刃，你都拿的起來？公亮說：「件件皆通。」鳳大人說：「你教兩個徒弟吧。」吩咐人把玉門、巴德哩兩人叫來。家人去不多時，把二位少爺領來，大人說：「這是你老師，過來行禮。」王公亮說：「我不敢受二位少爺的禮。」大人說：「不可，師生大禮不可廢了。就在後花園之內客廳為學房吧。擺酒！」大人與先生飲酒。自今日為始，二位少爺白天唸書，晚半天練武。四五年之後，巴德哩到了十五歲，王公亮一病身亡。大人把他埋在安定門外土城，立了一塊石碣，上寫：「王公亮之墓。」直到如今，古蹟猶存。

巴德哩、玉門二人出學之後，考了兩名侍衛，因穆將軍出京，挑了他二人。巴德哩今年十九歲，練的飛簷走壁、單刀、鐵蓮子；玉門也是一身能耐。二人素有大志，在路上跟穆將軍討了一支令箭，改扮暗訪天地會。玉門扛著被褥套，巴德哩扮作長隨的模樣，到處尋訪。各庵觀寺院、大小鎮店，每天住起火小館，為的是人多口雜，好訪查事。

這一天，玉門扛著行李，說：「大哥，咱們有馬不騎，天也熱了，你也不扛行李，淨住小店吃那些東西，我都不愛吃。我也該喝點酒，要些個菜吃。」巴德哩一瞧，天有已正，前邊黑暗暗，彷彿一座村莊，說：「二弟，你看前邊不遠，許是鎮店，咱們那裡找一個飯鋪去吃就是。你好傻，咱們哥兩個不為私訪，還隨大營走哪。這是我想要立一件功勞，你我好越級高升，你知道了？」玉門點點頭。

二人說著閒話，已到了那座莊村。南北大街是大路，路東、路西有幾家客店，南頭路東有一座茶飯館，坐東向西，搭著大天棚。東房五間，天棚底下有七八個八仙桌兒，有兩三個吃飯之人。巴德哩說：「咱們哥兒兩個在這裡坐坐吧。」二人進茶館，玉門把褥套放在天棚底下桌子旁邊。跑堂的伙計過來說：「二位喝茶？吃飯？」玉門說：「先要四壺酒。」巴德哩要了一個炒肉片、炸丸子，玉門又要了兩個菜，跑堂的擺上小菜，把酒菜送過來，二人吃酒。

正吃得高興，只見從那邊進來了一個人，年在二十以外，麵皮微黃，細眉闊目；身穿紫花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穿青布單套褲一雙，站在天棚底下，東瞧西望，來在玉門的面前，抱拳拱手，說：「大爺，我也不是常要飯的，我是異鄉被困之人，時令症才好，一文錢無有，求大爺賞一頓飯吃吧！」玉門一聽，說：「你要錢我可沒有，我給你一塊銀子吧。」伸手掏出來一塊約有三錢多重，說：「來吧，給你吧。」那人接過銀子，用手托著，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大爺，你給我這塊銀，倒叫我為難了；吃一頓飯使不了，買件衣服又不夠。」玉門說：「我再給你一塊吧。」又掏出來一塊，重有五錢，遞給那個人說：「這個你可夠了？」那個人一瞧，說：「罷了，大爺，你給我這一塊銀子，我更為難啦；贖件衣服使不了，回家的盤費又不夠。救人救到了，大爺要再賞我一塊銀子，我一家人團圓，皆感念二位大爺的好處。」玉門說：「我就再給你一塊，那算什麼？」伸手掏出來有二錢重一塊，遞給那人。那人一瞧，又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大爺，你給我這塊銀子，更叫我為了難了；回家的盤費使不了，我家中有老母給我定下親事了，我還不能娶。您老人家要再給我一塊銀子，我想能把我妻娶過來，我一睡覺就想起大爺你來了。」

玉門也不懂那個人與他玩笑，方要伸手掏銀子，巴德哩把酒杯往桌上一摔，說：「你這個人真不要臉，敢望吾二弟玩笑！」伸手要抓那個人。只聽屋內有人一聲喊嚷，說：「賊人哪裡走！我來拿你！」躡出一個黑面男子，年在二十以外，豹頭環眼，頭大頸短；身穿藍綢短汗衫，青洋綢中衣，青緞快靴；盤著辮子，手擎折鐵刀，一聲喊嚷，撲奔那穿紫花少年去了。那時要錢之人一見，把銀子照那黑面貌之人一扔，自己一撤步，燕子穿雲勢，躡上天棚院去了，行似猿猴，恰似狸貓。那黑面男子說：「好小輩！我追了你幾回，都沒有追上，今天便宜你了！」回身向玉門說：「朋友，你要再給他一塊銀子，我趁勢把他拿住。他是我們那縣的一個慣賊，我為他受了本官無數的比。」巴德哩、玉門說：「你要早說，我二人幫助你，就把他拿住了。」跑堂的把那扔在地下的銀子給玉門揀起來，交給玉門。那黑面男子進東屋內落座。玉門、巴德哩二人算還了飯帳，玉門扛起褥套，巴德哩跟隨，二人出了飯鋪，一直往正南走。天氣又熱，順大路走有二十里之遙，大路西邊有一座樹林，巴德哩到了樹林之內，把褥套放下。巴德哩一瞧，這座樹林都是楊柳榆槐，綠蔭滿地。巴德哩覺得身體困倦，說：「賢弟，你圍著樹林繞三十個彎，你再叫我就是了。」玉門說：「你睡覺我還繞彎？」巴德哩說：怕你也睡著了，那還了得嗎？你怕把褥套叫人偷去了哪。」玉門圍著樹一繞彎，走到巴德哩跟前，說：「大哥，一個彎。」又繞過來，說：「兩個彎了。」巴德哩說：「你別嚷啊。」

玉門正圍著樹林繞，見那正北大道上有一匹白驢，驢上騎著一個女子，年有二十來歲，身材端莊，青絲發梳盤龍髻；青水臉，眉舒柳葉，唇若櫻桃；身穿二藍縐綢女褂，藕荷寧綢中衣，窄窄弓鞋，是南紅緞子，上繡挑梁四季花。驢的軟梯兒旁邊有一口寶劍，緣沙魚皮鞘，剪金什件，藍絨挽的手藍絨頭頂，那驢跑起來甚快。玉門一瞧，說：「好哇，真好哇，腳底下好哇，真正是走的好！」那女子一聽，蛾眉直立，杏眼圓睜，說：「好一具匪徒！敢叫你姑姑的『好兒』，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跳下驢，拉出那寶劍，光明明、冷森森，撲奔玉門而來，怒氣衝衝。玉門跑到了巴德哩的面前，說：「哥哥快醒醒，姑姑來了，我惹了禍啦！」巴德哩聽見，站起身來一瞧，說：「好一個村夫！嚷什麼？」玉門說：「你瞧瞧姑姑來了。」巴德哩往對面一瞧，對面站定一個女子，甚是貌美，手執寶劍，怒氣衝衝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，但則見他：雲鬢半偏飛鳳翅，耳環雙鑿寶珠排。

脂粉半施由自美，風流正是少年才。

巴德哩一見，說：「姑娘不必動怒，我這兄弟多有粗魯，待我問他就是。」那女子一瞧巴德哩，舉足端方，又聽那巴德哩說：「玉門，你是為什麼惹事？快些說來。」玉門說：「我正在圍著樹林子閒步，見他那一頭驢奔這邊來，走得真快，我說『好哇，腳

底下真好！』姑姑他就惱了，這是實話。」巴德哩一瞧那姑娘，果然是窄窄弓鞋，五官俊俏，心內一想：「玉鬥他不能說那無禮的話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姑娘所騎之驢，必然是走的快。我這二弟他氣性粗魯，萬不敢無禮，姑娘請吧！」那女子見巴德哩說話和平，遂問說：「你貴姓？」巴德哩說：「我姓巴，名德哩，在長隨路跟官。」那女子也不多問，轉身說：「便宜你這黑炭頭了！」上驢往正南去了。巴德哩說：「玉鬥，你這個村夫，為什麼惹事？」玉鬥說：「我方才實是說他那驢腿走的快，姑姑就惱了，我也並沒有惹他。」巴爺說：「他是誰的姑姑？你真不要臉！」玉鬥說：「他說的，我不知道。」巴爺說：「咱們走吧，何必在此。」玉頭扛起褥套，往前正走，約有二十餘里，到了一座村莊。